

三江文潮

散文

原载《文艺窗》

花摊

吉桐

生活区的菜场没有固定的花摊，花农也不是天天来，有时三五日来，有时连看来，有些兴之所至的意思。但总结起来，还是有些规律，节假日来得多一点，骑个三轮车，支在菜场进口的水果摊边。

那不是做生意的有利位置。但又是买菜人必经之处。才进菜场的人大多是看几眼，凑了鼻子闻闻花香，问几句，并不买。真正买是出菜场后，有兴致的顺手拎一钵两钵。花农坐在中间，周围都是三轮车上的搬下的花。他给五颜六色的花环着，有种世俗的喜气，即算不笑，也有些他在丛中笑的意思。花农的脸晒得很黑，有层金属亮光，牙齿很白，年纪不到三十。他不是花贩，卖的是自家种的花。别人说他家住果木园，那个村子多数人种花，富。他卖的花草大都是好养的平常品种，最喜欢卖当季开花的。太阳花，仙人掌，茉莉，杜鹃，月季红，绣球，米兰，石榴，三角梅之类的，也有雅致一点的文竹，吊兰。

花农从来不招揽生意，更不拖着声调吆喝。他自带一把小木椅，有时坐着看书，是隔壁旧书摊里的《故事会》，有时跟水果摊上的人扯淡，讲点什么。

我跟他买过很多次花，价钱比花市场要便宜一半。基本是一口价，童叟无欺。买两三钵，他会主动少点钱。他没什么话，但只要向他如何养花，立马就变得话多起来，怎么浇水隔好久施肥施什么肥，一一讲给你听，临走还要反复叮嘱。

他的花钵都有根，好养。我那时住七楼，没地方养花。但按他的法子，文竹、吊兰一直养得好，衬得房子里绿意盈盈。其实法子很简单，少浇水，摸着比较干时，浇透，但不能积水。夜里偶尔放外面，吸吸露，当然冬天不能放外面，那还不冻死。这些植物虽喜阴，但还是偶尔要晒晒太阳，比如早上的太阳，有光合作用才生长得好。这些都是他教我的。

后来一盆盆地多起来了，有些花放在室内，总显得失了生机，要死不活的。便在阳台上做了一个长溜的花架。早上拉开窗帘，隔着玻璃就看绰约的花叶在晨风里摆，推开窗户细看，又开了几朵花又发了多少叶，顺手喷水。晚上回来，也习惯性地要去看看，其实哪里时时有变化，碰到忽然黄了叶萎了枝，看上去快死时，就到菜场找他。要是碰巧几天没来，还有些急。等他一来，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述说情况，他坐在花中听着，有时还会插上一两句问话提示，犹如医生对着病人一般，然后笃定地开方子。移下盆，换点土。浇水多了，烂根了。晒多太阳了，白天搬进家。

我回家照他的法子，确实大多转机了，一盆将死的植物忽然焕了生机，简直是莫大的欢喜，好像做成了天大的伟业一般。

我再碰着他时，如果不忙，也没在看书时，就跟他讲一声：“果然救活了”。他笑笑，露出一口白牙齿，一点也不吃惊，早在意料中。

他的花钵有些用白塑料钵，我不太喜欢，总觉得除了地面泥土，就瓷盆、陶器才像养花的所在。他后来特意带了一些瓷花盆还有陶钵给我，如意蓝花白底的瓷盆，几枝写意的兰、两行行草的白盆，陶盆很粗，手工拙朴，笨而结实。不用仔细看，都不是精良的东西，但我还是喜欢，平常的花配平常的盆，蛮好。

后来搬家时，为着阳台上长溜的花搬不搬有些伤脑筋，搬倒一点也不麻烦，反正有搬家公司。我的房子卖给了一对打算再隔一两年才结婚的年轻人，他们看房时，就表露出处处都蛮喜欢的样子，我正反有些东西可要可无，也就尽量留给他们，以便他们起居。花呢，最后挑了一盆带走，可以说说是纪念。其余的都留给他们了，我觉得年轻人谁不喜欢花呢。

一个多月后，我在生活区办事，绕路到我原先住的楼底下经过，楼底下的大垃圾桶里弃了几盆花，枯萎了。我一看，是我养的，花钵还是那个花农特意替我找来的。我能断定它们都没死，到春天即能发出绿油油的叶，开嫣红、雪白的花。我站在那里几分钟，真正有些不知所措。然后，蹲下身子，想将那几盆花捡回去。然后，还是站起身走了。我没有绕到楼房的后面去仰看阳台，那已不是我的家了，我为什么要在意还余下几盆花，又或者到底还有没有花。

然而，我内心还是有一些在意的。

文化

原载醴陵市《开卷有益》 醴陵仙岳蕴奇观

肖旭日

仙岳山位于醴陵市区西南，因而也称西山，亦名丁仙山，是醴陵著名的山川形胜。

据史料称，仙岳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峰，海拔470余米，山势峻拔，是僧道们历来看重的名山胜境，据说宋代的青阳县令丁威，看破红尘之后弃官不做，专心学道，做了云游道人来到醴陵，先在寨子岭落脚，后在西山筑观。最后得道成仙，鹤驾九天，留下一处仙观由后来的僧道们侍奉。此观因而取名丁仙观，仙岳山的别名也因此而来。

丁仙观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的历史风云，几度几立。到民国时期，已颇具规模，有殿堂僧房数十间，成了仙岳山上极其显著的标志，数十里之遥也隐约可见。但到民国33年，日寇兵陷醴陵，倭贼将偌大一处胜迹尽兴拆毁修了工事，只留断壁残垣供人凭吊……20世纪80年代初，醴陵县政府投资在山巅建起了一座电视发射塔，荒草淹没的仙岳山才又游人日盛。随后群众又捐资在原仙观的废墟上建起了两栋庙堂，建筑式样为重檐歇山顶，是典型的东方古代建筑风格。不过新建的庙宇已不是道家的天下，而是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圣殿。

大概是沾上了地处城郊的光，这仙岳山的香火极盛。特别是每年春节吃过团年后，上山求神拜佛者便更多，摩肩接踵的香客把一条盘山公路挤得水泄不通，任凭那些驱车驾摩者把喇叭按哑，也只能随着人流亦步亦趋慢慢蠕动。

此刻的庙中，更是热闹无比。鞭炮之声，就像炸翻了一个火药库，轰轰隆隆，其声势翻江倒海，响个通宵达旦至第二天上午也难停歇。香烛之烟，纸钱之烟，鞭炮之烟汇成了一股巨大的烟浪蒸腾不息，把偌大的仙岳山笼罩在这“五色祥云”之中，梦幻成了醴陵的“人间仙境”。磕头跪拜者一个挤一个，前面一批才罢，后来者又是如此。总如熙云匝地……在如云的香客中，生意人想求一个财源广进，开车人则求个安全畅达，做官的当然想折盼青云直上……更多的还是芸芸市民，他们别无他求，只想菩萨保佑一家大小吉祥平安，顺顺当当过个小日子。

登高俯瞰，这仙岳山还伸出两只巨大的臂膀，将瓷城西南两端，紧紧地拥入怀中。向南一侧将碧山路万宜小区揽在膝下；向西一端则把左权路、江源小区揽于胸前；就在她西侧的胳膊窝里，还掖藏着几处别有洞天的景观。

一是锯线石，当地人称它为介线石。在仙山公园的南麓，有个小地方叫高岗坝，其左岸有两块神奇的石头相叠在一起，约有三层楼高，越侧可动，越侧有摇。相传中缝可以用茶麻线勒过，但不管是自然伟力还是人工巨力，又不能使其移动半分。你说奇不奇？

据说这奇石是因当年山中出了个狮精作祟。土地爷便奏报天庭，玉皇即命观音大士前来降妖。观音先取一石掷向狮精，把这孽畜砸个正着。观音犹恐它再翻身，便复取一念珠再压其上。要叫狮精永世不得翻身。这一仙家作为，便成了今日醴陵的一大自然奇观。另还有人说，早先有两个村姑见这巨石好玩，其中一人便从身上解一根裤带欲从中勒过，从此锯线石便不可再锯线了，当然这是一个轻狂甚至侮辱妇女的传说。万不可信，但醴陵人善编个离奇故事取悦人心则可见一斑。

此石现在已成了醴陵休闲胜境——福仙山庄的一大景观。

还有一大奇观是水帘洞，与锯线石相邻。仙山公园的南麓还有一个界岩岩，岩下有一个很大的山洞。洞口高3米，深15米，宽约7米。洞外山峰环绕，林木竞秀，花草飘香；一道山泉从洞口左侧倾泻而下，宛若珠帘飞挂；鸟曲婉转，泉淅和弦，自古就是城郊游览胜境。

几十年前，乡人投资在此洞中矗起了一座观音大士的雕像。岩前建有两亭，左名涤心，右名勒马。另在洞旁还建有一房，供僧尼守护之需。

后来在大兴水利建设时期，在洞的上端建了一个较大的水库，水帘洞的“水帘”就因源竭而不再“有挂”了。一应的宗教设施也尽将毁灭。好在1980年后，群众又捐资在洞中竖起了观音像，另在洞的右侧建起了一座玉兴寺及圣帝殿，并重塑金身。昔日的美好景致又开始了新的回现。

现在，有商家在利用这些景观及水库在进行商业开发。山青水碧，石奇洞幽，确是一个休闲、游览、避暑、娱乐的别样洞天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，作者看到请联系)



杂谈

原载《今日云龙》

嗑瓜子

罗奇

每当我嗑着瓜子，思绪就不由地被记忆的线牵引，带我去那个向日葵盛开的季节……

少年时我就喜欢嗑瓜子，但那个年代物资短缺，像瓜子这样的零食，大多只有过年或办宴席的时候才能吃到。所以那时候的孩子在宴席上，关注的重点大多是糖果、瓜子。瓜子是最有吸引力的，因为一把瓜子可以在嘴上嗑很长时间，而糖果一迸嘴，没嚼几下就吃完了，没有瓜子的味道绵长。所以瓜子一直以来普遍受到欢迎，只要有一小袋瓜子，就可以聚拢人气。

有年外婆去娘家走亲戚，得到了一把葵花籽的种子，第二年试着种了一点，没想到葵花籽居然适应山里土壤气候，发芽了，渐渐长成了一棵小树。后来我去外婆家玩，发现了这种植物，不认识，就问外婆。外婆笑着说：“你不是喜欢吃瓜子吗，这就是长出瓜子的植物了。”我看了看葵花树，一根拇指般粗细的大枝干，顶着一个大盘子，那大盘子好像未盛开的巨大花蕾。真神奇啊，这样一棵秀气的树能结出瓜子？我有些怀疑，但外婆从不会骗人。

外婆叫我过些天再来，必能发现它的不同。几日后再去外婆家，果然看到那株植物开花了，那么大的花盘，令我眼界大开，仿佛看到了童话里的花神。它高高耸立着花盘，面向太阳，好像一张笑脸。经过观察，我才注意到花盘里布满了一颗颗的“牙齿”。难道这些“牙齿”就是瓜子？外婆叫我再耐心等待，说花谢后，等到“牙齿”变了颜色，等“牙齿”再老一些，就可以收获了。

等了一段时间后，布满花盘的牙齿真的发生了改变，越来越像瓜子的颜色了。直到那些“牙齿”长得饱满，撑得花盘都快装不下它们了，外婆才摘下花盘，而成熟了的瓜子，轻轻一扳，就一颗颗地掉落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确信它真的是瓜子！一个花盘就有一大堆瓜子，外婆一共种了四棵，该有多少瓜子呀！

那年我吃到了外婆亲手炒制的瓜子，原汁原味，比那些宴席上的瓜子味道好。次年，外婆以收获的瓜子作种，又种了一些葵花籽。而在该年收获的瓜子，就足足有两口袋。因为有了外婆，自那时起我就不缺瓜子吃了。如今每每想起那些事儿，仍旧浸着瓜子的香甜气息。

现在每有闲时，我仍喜欢磕磕瓜子，瓜子在口齿间，辗转碾磨，那股香气丝丝缕缕入胃，非常惬意。时光也总是充满了阳光，有滋有味。而在用油上，除了菜籽油，我用的最多的便是葵花籽油，它炒出的菜的味道，夹杂一点点坚果的味儿，香飘四溢，口感不错。

这些年我最喜欢的仍是嗑瓜子，无论是外出旅游，还是与友闲聊，备一袋瓜子，随意拈几颗，放到嘴边，一声脆响，慢慢嗑着，闲聊着，任何事儿都充满了情趣。

曾有位作家说，中国人创造了很多奇迹，其中用筷子和嗑瓜子便足以令洋人咋舌。可见，嗑瓜子也很有代表性，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不怕艰难、顽强不屈的精神。

这么一大包瓜子都嗑完了，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难住你。这是一位朋友的瓜子论。另一位朋友反过来说：“是呀，你看，我都把瓜子嗑完了，你还没把困难嗑掉！”

于是，我们大笑，也许这就是无处不文化，瓜子也文化了一回，然而细细一想，不也有着生活的意味呢。

随笔

原载炎陵县《神农风》

与桃有关的词语典故

林端华

【桃花源】

桃花源出自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诗》(并记)。他在“记”中记叙了武陵地方一个渔夫的奇遇故事。说这个渔夫沿着一条两岸长着桃林的小溪航行，忽然看到山中有一个缺口，走进去了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土地平坦，房屋整齐，人民生活古朴而富裕，男女老少熙熙为乐。他们看到渔人大吃一惊，纷纷请他回家吃饭饮酒，自称祖先是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，逃进桃花源来生活的。这些人不知道秦朝以后有过汉朝，汉朝以后又有晋朝。渔人在桃花源里住了好几天，想家了，就与他们告别。出了桃花源，以后再去寻找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陶渊明写桃花源其实是诗人厌倦了仕途，渴望一份恬淡和静谧，一份安逸与自由而创造的一个理想世界罢了。陶渊明的归隐尚有“雄发指危冠，猛气冲长缨”的进取精神。因此，真正的桃花源是自己灵魂的桃源，是物质追求之上的精神家园。

【桃李】

在诗文中，最先把桃李并提的恐怕也是《诗经》。《召南·何彼秾矣》和《大雅·抑》都提到了“桃李”。前者“何彼秾矣，华如桃李。平王之孙，齐侯之子。”据此以“桃李”形容貌美。后者“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”“投桃报李”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，比喻互相赠答，礼尚往来。

后人把提拔培养的优秀人才叫做“桃李”。“桃李满天下”出自《资治通鉴》，最初指的是狄仁杰。唐代狄仁杰曾经先后举荐桓彦范、敬晖、崔玄真、姚崇等数十人，后来都成为名臣。有人对狄仁杰说：“天下桃李，悉在公门矣。”它比喻长者培养的众多精英后辈或学生，遍布天下各地。

与“桃李”有关的成语还有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，出自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。西汉名将李广英勇善战，历经文帝、景帝、武帝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能体恤部下，谦虚和蔼。连匈奴单于都很敬佩他，可惜的是他年纪不大被迫自杀，许多部下及不相识的人都自动为他哀痛。司马迁称赞他是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该成语的本义是桃子、李子虽不会说话，但是它们果实甜美，惹人喜爱，人们在它们下面走来走去，树下自然会被踩成一条小路。比喻一个人做了好事，不用张扬，人们就会记住他。

【桃符】

民间就流传着降鬼大神荼、郁垒和桃木驱邪、避灾的风俗。他们用桃木刻成神荼、郁垒的模样，或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、郁垒的名字，挂在自家门口，用以辟邪防害。这种桃木板被称为“桃符”。清代《燕京岁时记》上说：“春联者，即桃符也。”王安石有诗《元日》为证，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；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据《宋史·蜀世家》说，后蜀主孟昶令学士章逊题桃木板，“以其非工，自命笔题云：‘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’”。现在有些专家认为此联是中国第一副春联。

【桃花运】

最早描写桃的诗篇应是《诗经·国风·周南》的桃夭篇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黄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这首运用重章叠句手法，可以反复咏叹的简朴歌谣，唱出了女子出嫁时对婚姻生活的憧憬，用桃树的枝叶茂盛、果实累累来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满。这首诗的触点大概就是桃花吧！

而现代人经常挂在嘴边的“桃花运”则与另一首诗、一段佳话有关。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？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这首崔护写的“题都城南庄”诗流传很广，由此产生“人面桃花”这一成语。最有名的“崔护艳遇”的故事在唐代孟郊《本事诗·情感第一》中就有记载。故事说，崔护科考落榜后，清明游春偶入城南庄，遇到一位美丽多情的姑娘。两人虽一见钟情，却都把爱情深埋在心中。分手时，一个是“不胜情而入”，一个则“眷眷而归”。一年后的清明，崔护终于压抑不住思念之情，便再访城南庄。姑娘不在，他只好题诗一首。过几天再访城南庄，谁知姑娘竟为情而死。崔护抚尸痛哭，竟将姑娘哭活转来，终于成就了美满姻缘。人们把崔护的运气称之为“桃花缘”，也称“桃花运”。

